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十七

史部

宋史卷四百六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第二百二十八

官者四

邵成章

藍珪

康履附

馮益

張去為

陳源

甘昇

王德謙

闕禮

董宋臣

邵成章欽宗朝內侍也帝入青城命成章衛皇太子赴宣德門稱制行事太子北去成章留于汴康王將即位元祐太后遣成章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從幸揚州金人掠陝西京東諸郡羣盜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匿不以聞及張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帝亦不之知也成章上疏條具潛善伯彥之罪曰必誤國且申潛善等使聞之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侍御史馬伸言成章緣上書得罪今是何時以言為諱久之帝思成章忠直召赴行

在其徒忌之譖于帝曰邵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于洪州金人入洪聞其名訪求得之謂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吾主可坐享富貴成章不應脅之以威亦不從金人曰忠臣也吾不忍殺遺之金帛而去

藍珪康履初皆為康王府都監入內東頭供奉官嘗從康王使金人行營及開元帥府並主管機宜文字朝廷遣人趣師入援履等請王留相州王叱之而行既即位二人俱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大將如劉光世等多

曲意事之帝知之詔內侍不許與統兵官相見違者停
官編隸履終無所忌憚與內侍曾擇凌忽諸將或踞坐
洗足立諸將於左右聲喏甚至馬前故疾之者衆俄遷
內侍省押班金州觀察使帝在揚州金兵卒至帝馳馬
出門百官不戒備從行者惟履等五六人自是履等益
自銜愈有輕外朝心及幸浙道吳江其黨競以射鴨為
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遮道統制苗傳
等切齒曰此輩使天子至此猶敢爾邪傳幕客王世脩

亦疾中官恣橫以告武功大夫劉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王淵躋樞筦正彥以為由宦者所薦愈不平謀遂決伏兵斬淵遣兵圍履家分捕中官凡無須者皆殺之履馳入白帝傳等至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凡中官所主者皆得美官王淵遇賊不戰交康履得樞密中官在外者已誅更乞康履藍珪曾擇等誅之以謝三軍帝不忍除傳等官以安之傳等曰欲遷官第須控兩匹馬與內侍何必至此帝問百官策安出主管浙西機宜文字

時希孟曰中官之為患至此極矣不除之天下之患未已軍器監葉宗諤言陛下何惜一康履不以慰三軍帝不得已遣人執履至履望帝呼曰大家何獨殺臣遂以付傅即腰斬之梟其首帝幸睿聖宮傅等留內侍十五人奉左右尋捕珪擇等皆編置遠州擇昭州行一程追還斬之傅等誅贈履官謚榮節召珪等還中書舍人季陵言中官復召其黨與相賀氣燄益張中外切齒不報珪至自武功大夫擢內侍省押班慈寧宮建命提點事

務尋升內侍省都知及迎太后命充都大主管太后既還宮珪奏應干補授恩乞聽慈寧宮施行從之珪初與履同進而驕橫不及履故幸以壽終有安石者與珪同姓為內侍省副都知至景福殿使湖州觀察使卒贈保寧軍節度使謚良恪渡江後中官贈謚自安石始又有與履同姓者名諝為內侍省押班亦親幸用事與知閤門事藍公佐善每邀公佐至其直舍必縱飲大醉薄莫乃歸嘗漏泄禁中語劉光遠被劾諝與內侍陳永錫受

其金力為營救言官劾之帝詔永錫與祠諡送吏部後累官至均州觀察使卒贈保信軍節度使謚忠定

馮益康王邸舊人也王即位自入內東頭供奉官遷至幹辦御藥院尋兼幹辦皇城司恃舊恩驕恣帝幸浙東益與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爭渡以語侵俊且訴于帝事下御史臺侍御史趙鼎言明受之變起于內侍覆轍不可不戒事乃已紹興三年授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帶御器械時帝用侍御史常同言詔皇城司並隸臺察

益言非祖宗舊制帝為追寢前詔特遷宣政使益自言
藩邸舊吏乞加恩遂升明州觀察使內廐舊有騏驎院
官益請別置御馬院自領其事又擅穿皇城便門侍御
史沈與求以為言趙鼎等皆患之會劉豫揭榜山東言
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語張浚請斬益以釋謗帝
不許鼎言事關國體當解職加罰帝喜曰聞益交關外
事漸不可長與祠放歸浚意未息鼎解之益自是家居
廩祠者十四年先是偽柔福帝姬之來自稱為王貴妃

季女益自言嘗在貴妃閣帝遣之驗視益為所詐遂以
真告及事覺益坐驗視不實送昭州編管尋以與皇太
后連姻得免十九年卒于家

張去為內侍張見道養子也初為韋太后宅提點官累
遷至安德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又遷內侍省押班時見
道為入內內侍省押班父子並充景福殿使去為寢有
寵請以一官回授見道帝嘉而許之其後見道以保康
軍承宣使致仕而去為與秦檜王繼先俱用事升延福

宮使累遷至入內內侍省都知恃恩干外朝謀議金兵
將至遣使來出慢言以相懼去為陰沮用兵進幸蜀之
計宰相陳康伯力非之帝悟而止侍御史杜莘老乞斬
去為以作士氣先是去為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髡其
頂髮都人駭之莘老復劾其罪帝不得已令去為致仕
莘老亦出補外及內禪詔落致仕提舉德壽宮行移如
內侍省仍鑄印賜之脩宮有勞又特遷安慶軍承宣使
初安恭后入宮去為實進之后崩上皇又遣去為傳旨

立謝貴妃為后故亦貴重然至死不復涉朝廷事

陳源淳熙中提舉德壽宮頗有寵俄帶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言內侍不當干軍政遂罷源恃恩頗恣本宮書史徐彥通者為源掌家務不數歲官至經武大夫甄士昌源廝役也工理髮奏補承信郎又補臨安府都吏李庚以官使之窺伺府事孝宗聞而惡之十年春詔源應奉日久特落階官與京祠給事中宇文价封還錄黃改外祠臺官黃洽等又劾之乃謫源建州居住籍其

貲進德壽宮彥通除名道州編管士昌庚皆抵罪言者
猶未已移源郴州源有園名小隱其制視禁籞有加高
宗以賜王才人光宗即位復召還紹熙四年自拱衛大
夫永州防禦使除入內侍省押班帝以疾不朝重華
宮源與內侍楊舜卿林億年數有間言寧宗即位命三
人俱事光宗于泰安宮御史章穎論其離間君親乞行
誅竄以慰壽皇在天之靈詔罷源等官源撫州億年常
州居住舜卿任便居住慶元二年以生皇子恩源億年

許自便舜卿與內祠給事中汪義端駁之乃移源婺州
億年湖州義端再駁舜卿內祠反坐外補其後源等卒
聽自便億年養娼女於別業源在貶所與妓濫俱以淫
媒聞人疑其非宦者云

甘昇內侍省押班澤之子澤之死昇累遷亦至押班乾
道中帝頗親昇昇以此用事臨安尹胡與可為小官時
丐貸於臨安富民馬氏不如欲銜之至是馬以鬻官鹽
踰格繫獄與可諷有司以私鹽論御史陳升卿決獄平

反之昇之子婦與可女也乃陰為與可地譖升卿于帝
前謂為豪民馬請事所得至萬緡上疑遂論罪馬流嚴
州升卿由是罷去時曾覲以使弼領京祠王抃以知閤
門兼樞密都承旨昇為入內押班相與盤結士大夫無
恥者爭附之既而覲死抃逐獨昇在朱熹力言之帝曰
昇乃德壽宮所薦謂有才耳熹曰姦人無才何以動人
主昇用事二十年招權市賄黃由對策亦頗及之後帝
察其姦遂抵之罪籍其貲竟以廢死弟昺淳熙末幹辦

內東門司帶御器械光宗朝累遷至親衛大夫保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慶元初為內侍省都知帝過壽康宮曷有力焉遷官二秩頗貴寵

王德謙初為嘉邸都監頗親幸孝宗大漸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黃由時為王府贊讀奏請嘉王詣重華宮問疾既得旨德謙固請覆奏王斥之遂行孝宗崩王在喪次中外洶洶王以告直講彭龜年龜年以為建儲則人心安須白中宮乃可即諭德謙奏之皇太后德謙不

敢強之既而無報王即位德謙累遷昭慶軍承宣使內
侍省押班賜居第驕恣踰法服食擬乘輿出入或以導
駕燈籠自奉為人求官職以巨萬計泄其事者禍立至
故外朝多附之中書舍人吳宗旦事之尤謹夜則易服
造謁德謙求為節度使先薦宗旦為刑部侍郎直學士
院將使草麻宗旦先備草示之引天寶同光為比德謙
喜制出參政何澹不肯署諫議大夫劉德秀率臺諫論
列宰相京鏜復以為言命遂寢韓侂冑與德謙爭用事

德謙屢以計勝侂冑擠之詔與外祠臺諫又交章論駁
侍御史姚愈言吳宗旦嘗草德謙制遂罷其官愈又率
同列力攻德謙詔送廣德軍居住尋以臨安尹劾其贓
濫僭擬詔降團練使移居撫州他事勿問中書舍人高
文虎請改為安置臺諫復言其姦詭乞自今不以赦移
雖特旨亦許執奏帝用其言德謙遂坐廢斥以死

闕禮高宗朝宦者淳熙末積官至親衛大夫保信軍承
宣使孝宗頗親信之後命提舉重華宮孝宗崩光宗疾

不能執喪樞密趙汝愚等請建儲以安人心光宗御批
又有念欲退閑語丞相留正懼納祿去人心愈搖汝愚
遣戚里韓侂冑因內侍張宗尹以禪位之議奏太皇太
后曰此豈可易言明日汝愚再遣侂冑附宗尹以奏未
獲命而侂冑退與禮遇禮知其意問之侂冑不以告禮
指天自誓不言侂冑遂白其事禮即入宮泣告太后以
時事可憂之狀且曰留丞相已去所恃者趙知院耳今
欲定大計而無太皇太后之命亦將去矣太后驚曰知

院同姓也事體與他人異禮曰知院未去恃有太后耳
今有請不許計無所出亦惟有去而已知院去天下將
若何太后悟遂命禮傳旨侂冑以諭汝愚約明日太后
垂簾上其事又明日嘉王入行禪祭汝愚即簾前進呈
御批太后遂命王即皇帝位尋除禮入內內侍省都知
又差兼重華慈福宮承受充提舉皇城司遷中侍大夫
禮不以功自居乞致仕不許乞免推恩又不許南渡後
內侍可稱者惟邵成章與禮云

董宋臣理宗朝宦者淳祐中以睿思殿祗候特轉橫行
官寶祐三年兼幹辦佑聖觀侍御史洪天錫劾之不報
天錫坐左遷大理少卿開慶初大元兵駐江上京師大
震宋臣贊帝遷幸寧海軍簽判文天祥上疏乞誅宋臣
又不報景定四年自保康軍承宣使除入內內侍省押
班尋兼主管太廟往來國信所同提點內軍器庫翰林
院編脩敕令所都大提舉諸司提點顯應觀主管景獻
太子府事會天祥以著作佐郎兼獻景府教授義不與

宋臣聯事上書求去天祥出知瑞州言者論宋臣不置
帝曲為諭解庇之秘書少監湯漢上封事亦言宋臣十
餘年來聲焰薰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至結兌渠以
致大禍中外惶惑切齒而陛下方為之辨明大臣方為
之和解此過計也願收還押班等除命不勝宗社之幸
疏入帝亦不之省六月命主管御前馬院及酒庫既卒
帝猶命特轉節度使其見寵愛如此

宋史卷四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十八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七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九

佞幸

弭德超

侯莫陳利用

趙贊

王黼

朱勔

王繼先

曾覲

龍太淵附

張說

王抃

姜特立

譙熙載附

人君生長深宮之中法家拂士接耳目之時少宦官女
子共啓處之日多二者佞幸之梯媒也剛明之主亦有
佞幸焉剛好專任明好偏察彼佞幸者一投其機為患
深矣他日敗闕雖能殄除隳城以求狐灌社以索鼠亦
曰殆哉宋世中材之君朝有佞幸所不免也太宗有弭
德超趙贊孝宗有曾覲龍大淵二君固不可謂非剛明
之主也作佞幸傳

弭德超滄州清池人李符李琪薦之給事太宗晉邸太

宗即位補供奉官太平興國三年遷酒坊使杭州兵馬都監又為鎮州駐泊都監初太宗念邊戍勞苦月賜士卒銀謂之月頭銀德超乘間以急變聞於太宗曰樞密使曹彬秉政歲久得士衆心臣從塞上來聞士卒言月頭銀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輩餒死矣又巧誣彬他事上頗疑之出彬為天平軍節度以王顯為宣徽南院使德超為宣徽北院使並兼樞密副使德超譖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乃為副使又柴禹錫與德超官同先授班在

其上故德超視事月餘稱疾請告居常怏怏一日詬顯
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官
汝等何人反在我上更令我効汝輩所為我實耻之又
大罵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守執為汝輩所眩惑顯
告之太宗怒命膳部郎中知雜滕中正就第鞠德超具
伏下詔奪官職與其家配隸瓊州禁錮未幾死

侯莫陳利用益州成都人幼得變幻之術太平興國初
賣藥京師言黃白事以惑人樞密承旨陳從信白於太

宗即日召見試其術頗驗即授殿直累遷崇儀副使雍熙二年改右監門衛將軍領應州刺史三年諸將北征以利用與王侁並為并州駐泊都監擢單州刺史四年遷鄭州團練使前後賜與甚渥依附者頗獲進用遂橫恣無復畏憚其居處服玩皆僭乘輿人畏之不敢言會趙普再入中書廉知殺人及諸不法盡奏之太宗遣近臣案得姦狀欲貸其死普固請曰陛下不誅是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何足惜哉遂下詔除名配商州禁錮初籍

其家俄詔還之趙普恐其復用因殿中丞竇譔嘗監鄭州榷酤知利用每獨南向坐以接京使犀玉帶用紅黃羅袋澶州黃河清鄭州用為詩題試舉人利用判試狀言甚不遜召譔至中書詰實令上疏告之又京西轉運副使宋沆籍利用家得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進上太宗怒令中使轡殺之已而復遣使貸其死乘疾置至新安馬旋瀋而踏出瀋換馬比追及之已為前使誅矣

趙贊并州人性險詖辯給好言利害初為軍小吏與都校不協因誣營中謀叛劉繼元屠之無遺類稍署贊右職太原平隸三司為走吏又許本司補殿直太宗頗任之遷供奉官閤門祗候提舉京西陝西數州錢帛發摘甚衆又自乞捕盜至永興得兵士盜錢二百欲磔諸市知府張齊賢奪而釋之太宗命御史臺按問停贊官數月復令專鈎校三司簿令贊自選吏十數人為耳目專伺中書樞密及三司事乘間白之太宗以為忠無他腸

中外益畏其口會改三司官屬以贊為西京作坊副使
度支都監時又有鄭昌嗣者宣州人亦起三司役吏稍
遷侍禁奉使西川回奏在官不治者數十人太宗嘉其
直會市物吏因緣為姦列肆屢謁開封訴之乃置雜買
務使昌嗣監之昌嗣乞著籍便殿門許非時入奏與贊
親比相表裏累遷至西上閤門副使鹽鐵都監二人既
得聯事由是益橫恣所為皆不法太宗頗知之以問左
右皆畏二人無敢言其惡至道元年上元節京城張燈

太宗以上清宮成臨幸贊與昌嗣邀其黨數人携妓樂登宮中玉皇閣飲宴至夜分掌舍宦者不能止以其事聞太宗大怒并撫諸事下詔奪贊官許携家配隸房州禁錮即日驛遣之昌嗣黜唐州團練副使不署事既數日並賜死於路太宗謂侍臣曰君子小人如芝蘭荆棘不能絕其類在人甄別耳苟盡君子則何用刑罰焉叅知政事寇準對曰帝堯之時四凶在庭則三代之前世質民淳已有小人矣今之衣儒服居清列者亦頗朋附

小人為自安計如贊昌嗣之類奔走賤吏不足言也

王黼字將明開封祥符人初名甫後以同東漢宦官賜名黼為人美風姿目睛如金有口辯才疎雋而寡學術然多智善佞中崇寧進士第調相州司理叅軍編修九域圖志何志同領局喜其人為父執中言之薦擢校書郎遷符寶郎左司諫張商英在相位寢失帝意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杭黼覘知之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京復相德其助已除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御史中

丞自校書至是財兩歲黼因執中進迺欲去執中使京
顓國遂疏其二十罪不聽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京與
鄭居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怒徙為戶部尚書大農
方乏將以邦用不給為之罪既而諸班禁旅賁犒不如
期詣左藏鼓譟黼聞之即諸軍揭大榜期以某月某日
衆讀榜皆散京計不行還為學士進承旨遭父憂閱五
月起復宣和殿學士賜第昭德坊故門下侍郎許將宅
在左黼父事梁師成稱為恩府先生倚其聲焰逼許氏

奪之白晝逐將家道路憤歎復為承旨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宣和元年拜特進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階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別賜城西甲第徙居之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為罷方田毀辟雍醫算學併會要六典諸局汰省吏減遙郡使橫班官奉入之半茶鹽鈔法不復比較富戶科抑一切蠲除之四方翕然稱賢相既得位乘高為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誘奪徽猷

閣待制鄧之綱妄反以罪竄之綱嶺南加少保太宰請
置應奉局自兼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竭天下財力
以供費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
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御史陳過庭乞
盡罷以御前使喚為名冗官京西轉運使張汝霖請罷
進西路花果帝既納黼復露章劾之兩人皆徙遠郡睦
寇方臘起黼方文太平不以告蔓延彌月遂攻破六郡
帝遣童貫督秦甲十萬始平之猶以功轉少傅又進少

師貫之行也帝全付以東南一事謂之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若罪已然且有罷應奉局之令吳民大悅貫平賊歸黼言於帝曰臘之起由茶鹽法也而貫入姦言歸過陛下帝怒貫謀起蔡京以間黼黼懼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結金人共圖燕大

臣多不以為可黼曰南北雖通好百年然自累朝以來彼之慢我者多矣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弗取

必彊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雖向其言然以兵屬
貫命以保民觀釁為上策黼復折簡通誠於貫曰太師
若北行願盡死力時帝方以睦寇故悔其事及黼一言
遂復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開之樞密
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竟買空城
五六而奏凱率百僚稱賀帝解玉帶以賜優進太傅封
楚國公許服紫花袍騶從儀物幾與親王等黼議上尊
號帝曰此神宗皇帝所不敢受者也却弗許始遼使至

率迂其驛程燕犒不示以華侈及黼務於欲速令金人使以七日自燕至都每張宴其居輒陳尚方錦繡金玉瑰寶以誇富盛由是金人益生心身為三公位元宰至陪扈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欽宗在東宮惡其所為鄆王楷有寵黼為陰畫奪宗之策皇孫諶為節度使崇國公黼謂但當得觀察使召宮臣耿南仲諭指使草代東宮辭諶官奏竟奪之蓋欲以是撼搖東宮帝待遇之厚名其所居閤曰得賢治定為書亭堂榜

九有玉芝產堂柱乘輿臨觀之梁師成與連墻穿便門
往來帝始悟其交結狀還宮黼眷頓熄尋命致仕欽宗
受禪黼惶駭入賀閤門以上旨不納金兵入汴不俟命
載其孥以東詔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籍其家吳敏李
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山山方挾宿怨遣武士躡及
於雍丘南輔固村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
難於誅大臣託言為盜所殺議者不以誅黼為過而以
天討不正為失刑矣

朱勛蘇州人父沖狡獪有智數家本賤微傭於人梗悍不馴抵罪鞭背去之旁邑乞貸遇異人得金及方書歸設肆賣藥病人服之輒效遠近輻湊家遂富因循蒔園圃結游客致往來稱譽始蔡京居錢塘過蘇欲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朱沖不可京以屬郡守郡守呼沖見京京語故沖願獨任居數日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大驚陰器其能明年召還挾勛與俱以其父子姓名屬童貫竄置軍籍中皆

得官徽宗頗垂意花石京諷勔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然歲率不過再三貢貢物裁五七品至政和中始極盛舳舻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延福宮艮獄成奇卉異植充牣其中勔擢至防禦使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徐鑄應安道王仲閎等濟其惡竭縣官經常以為奉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髮不少償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即領

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未即取使護視之微不謹
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人不幸有
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
中家悉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斲山輦石程督峭
慘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出乃止嘗得太湖
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折水門
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既至賜名神運昭功石截諸道糧
餉網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陵

轅州縣道路相視以目廣濟卒四指揮盡給輓士猶不足京始患之從容言於帝願抑其太甚者帝亦病其擾乃禁用糧綱船戒伐冢藏毀室廬毋得加黃封帕蒙人園囿花石凡十餘事聽勔與蔡攸等六人入貢餘進奉悉罷自是勔小戢既而采甚所居直蘇市中孫老橋忽稱詔凡橋東西四至壤地室廬悉買賜予已合數百家期五日盡徙郡吏逼逐民嗟哭於路遂建神睿殿奉青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都邑吏朔望皆拜庭下命士至輒

朝謁然後通刺詣勔主趙霖建三十六浦牒興必不可
成之功天方大寒役死者相枕藉霖志在媚勔益加苛
虐吳越不勝其苦徽州盧宗原竭庫錢遺之引為發運
使公肆掊克園池擬禁籞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輓
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子汝賢等招呼鄉州官寮頤
指目攝皆奔走聽命流毒州郡者二十年方臘起以誅
勔為名童貫出師承上旨盡罷去花木進奉帝又黜勔
父子弟姪在職者民大悅然寇平勔復得志聲焰熏灼

寒人穢夫候門奴事自直秘閣至殿學士如欲不得不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帝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歷隨州觀察使慶遠軍承宣使燕山奏功進拜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一門盡為顯官駟僕亦至金紫天下為之扼腕靖康之難欲為自全計倉卒擁上皇南巡且欲邀至其第欽宗用御史言放歸田里凡由勔得官者皆罷籍其貲財田至三十萬畝言者不已羈之衡州徙韶州循

州遣使即所至斬之

王繼先開封人姦黠善佞建炎初以醫得幸其後寢貴寵世號王醫師至和安大夫開州團練使致仕尋以覃恩改授武功大夫落致仕給事中富直柔奏繼先以雜流易前班則自此轉行無礙深恐將帥解體帝曰朕頃冒海氣繼先診視有奇效可特書讀直柔再駁命乃寢既而特授榮州防禦使太后有疾繼先診視有勞特補其子悅道為閤門祇候尋命繼先主管翰林醫官局力

辭是時繼先用事中外切齒乃陽乞致仕以避人言詔遷秩二等許回授俄除右武大夫華州觀察使詔餘人毋得援例吳貴妃進封推恩遷奉寧軍承宣使特封其妻郭氏為郡夫人繼先遭遇冠絕人臣諸大帥承順下風莫敢少忤其權勢與秦檜埒檜使其夫人詣之叙拜兄弟表裏引援遷昭慶軍承宣使又欲得節鉞使其徒張孝直等校本草以獻給事中楊椿沮之計不行繼先富埒王室子弟通朝籍總戎寄姻戚黨與盤據要途數

十年間無能搖之者金兵將至劉錡請為戰備繼先乃言新進主兵官好作弗靖若斬一二人和好復固帝不懌曰是欲我斬劉錡乎侍御史杜莘老劾其十罪大略謂繼先廣造第宅占民居數百家都人謂之快樂仙宮奪良家婦女為侍妾鎮江有娼妙於歌舞矯御前索之淵聖成喪舉家燕飲令妓女舞而不歌謂之啞樂自金使來日輦重寶之吳興為避走計陰養惡少私置兵甲受富民金薦為閤職州縣大獄以賂解免誣姊姦淫加

之黥隸又於諸處佛寺建立生祠凡名山大刹所有大半入其家此特舉其大者其餘擢髮未足數也奏入詔繼先福州居住其子安道武泰軍承宣使守道朝議大夫直徽猷閣悅道朝奉郎直祕閣孫錡承議郎直祕閣並勒停放還良家子為奴婢者凡百餘人籍其貲以千萬計鬻其田園及金銀並隸御前激賞庫其海舟付李寶天下稱快方繼先之怙寵奸法帝亦知之故晚年以公議廢之遂不復起孝宗即位詔任便居住毋至行在

淳熙八年卒

曾覲字純甫其先汴人也用父任補官紹興三十年以寄班祗候與龍大淵同為建王內知客孝宗受禪大淵自左武大夫除樞密副都承旨而覲自武翼郎除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諫議大夫劉度入對首言二人潛邸舊人待之不可無節度又因進故事論京房石顯事大淵遂除知閤門事而覲除權知閤門事度言臣欲退之而陛下進之何面目尚為諫官乞賜貶黜中書舍人張

震繳其命至再出知紹興府殿中侍御史胡沂亦論二
人市權既而給舍金安節周必大再封還錄黃時張燾
新拜叅政亦欲以大淵覲決去就力言之帝不納燾辭
去遂以內祠兼侍讀劉度奪言職權工部侍郎而二人
仍知閤門事必大格除目不下尋與祠二人除命亦寢
未幾卒以大淵為宜州觀察使知閤門事覲文州刺史
權知閤門皆兼皇城司不數月間除命四變劉度出知
建寧府尋放罷群臣既以言二人得罪去侍御史周操

章十五上不報自是覲與大淵勢張甚士大夫之寡耻者潛附麗之帝嘗令大淵撫慰兩淮將士侍御史王十朋言大淵銜命撫師非出朝廷論選之公有輕國體時又有內侍押班梁珂者三人表裏用事及珂以罪出右正言龔茂良入對首論二人害政甚珂百倍陛下罷行一政事進退一人才必掠美自歸謂為已力或時有少過昌言於外謂嘗爭之而不見聽羣臣章疏留中未出間得窺見出以語人有司條陳利害示以副封公然可

否若夫交通賄賂干求差遣特其小者耳願特出威斷
並行罷去先是江浙大水詔侍從臺諫陳闕政著作郎
劉夙上封事曰陛下與覲大淵輩觴詠唱酬字而不名
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決嚴法守裁僥倖當自宮
掖近侍始茂良時為監察御史亦言水至陰其占為女
寵為嬖佞為小人蓋專指左右近習也帝諭以二人皆
潛邸舊人非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諍杜門不出不
預外事宜退而訪問茂良再上疏言德宗不知盧杞之

姦邪此其所以姦邪也大淵覲所為行道之人能言之
特陛下未之覺耳疏入不報茂良待罪除太常少卿五
辭不拜出知建寧府一日右史洪邁過叅政陳俊卿曰
聞將除右史邁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二
人告俊卿即以語宰相葉顥魏杞而已獨奏之且以邁
語質之帝前帝怒即出二人於外於是遷大淵為江東
總管覲為淮西副總管中外快之尋改大淵浙東覲福
建乾道四年大淵死覲尚在福建帝憐欲召之樞密劉

珙奏曰此曹奴隸爾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與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帝納珙言命遂寢既而覲垂滿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臺臣上疏論之不報太學錄魏掞之亟上封事論列且見俊卿切責之掞之得台州教官以出覲至龍山已久伺掞之去然後入國門會虞允文使蜀還與俊卿同奏覲不可留帝曰然留則累朕卒除浙東副總管未幾以墨詔進覲一官為觀察使中書舍人繳還不因事除

拜必有人言帝不聽俊卿曰不爾亦須有名會汪大猷
為賀金正旦使俾覲副之比還遷一秩而竟申浙東之
命且戒閤門吏趣朝辭覲由是怏怏而去六年夏俊卿
罷政十月覲以京祠召七年立皇子覲以伴讀勞升承
宣使八年姚憲為賀金國尊號使覲副之歸除武泰軍
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淳熙元年除開府儀同三司四年
覲欲以文資官其子孫帝遣中使至省中具使相奏補
法龔茂良時以叅政行丞相事遽以文武官各隨本色

蔭補法繳進覲大怒茂良退朝覲從騎不避茂良執而撻之待罪乞出不許戶部員外郎謝廓然忽賜出身除侍御史廓然首論茂良以資政殿學士知鎮江章再上鵠罷言之不已貶英州皆覲所使也覲前雖預事未敢肆至是責逐大臣士始側目重足矣廓然既以擅權罪茂良從班有韓彥古者覲之姻廓然之黨遂獻議助之使人主疑大臣而信近習至是益甚六年二月帝幸佑聖觀召宰臣史浩及覲同賜酒是歲加覲少保醴泉觀

使時周必大當草制人謂其必不肯從及制出乃有敬
故在尊賢之上之語士論惜之覲始與龍大淵相朋及
大淵死則與王抃甘昇相蟠結文武要職多出三人之
門葉衡自小官十年至宰相徐本中由小使臣積階至
刺史知閤門事換文資為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賜
三品服俄為浙西提刑尋以集英殿修撰奉內祠是二
人者皆覲所進也著作郎胡晉臣因轉對極論近習怙
權之害遂出知濮州南康守朱熹應詔上書其言尤力

有曰一二近習之人蠱惑陛下心志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疏入帝怒諭令分析丞相趙雄言之事遂止陳俊卿守金陵過闕入見首言曾覲王抃招權納賂薦進人才皆以中批行之帝曰瑣細差遣或勉強之至於近上之除此輩何敢預俊卿入辭又曰向來士大夫奔覲抃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十已八九大非朝廷美事也帝感悟覲用事二十年權震中外至於譖逐大臣貶死

嶺外自是寢覺其姦嘗謂左右曰曾覲誤我不少遂稍
疎覲覲憂恚疽發于背七年三月侍帝宴于翠寒堂退
為記以進十二月卒於是凡前論覲得罪者皆錄贈胡
晉臣起至執政魏掞之贈直秘閣龔茂良悉還其職名
恩數云

張說開封人父公裕省吏也為和州防禦使建炎初有
軍功說受父任為右職娶壽聖皇后女弟由是累遷知
閤門事隆興初兼樞密副都承旨乾道初為都承旨加

明州觀察使七年三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時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珙耻與之同命力辭不拜命既下朝論譁然不平莫敢頌言于朝者惟左司員外郎張栻在經筵力言之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詞尋除說安遠軍節度使奉祠歸第不數月出知袁州說既奉祠語人曰張左司平時不相樂固也范致能亦胡為見攻指所坐亭材植曰是皆致能所惠也八年二月復自安遠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

呂文章論之起居郎莫濟不書錄黃直院周必大不草
答詔於是命權給事中姚憲書讀行下命翰林學士王
曠草答詔未幾曠升學士承旨憲賜出身為諫議大夫
詔希呂合黨邀名持論反覆責遠小監當衡素與說厚
所言亦婉止罷言職遷左史而濟必大皆與在外宮觀
日下出國門國子司業劉焯移書責宰相言說不當用
即為言者所論出為江西轉運判官於是說勢赫然無
敢撓之者九年春說露章薦濟必大於是二人皆予郡

必大卒不出淳熙元年帝廉知說欺罔數事命侍御史
范仲芑究之遂罷為太尉提舉玉隆宮諫官湯邦彥又
劾其姦賊乃降為明州觀察使責居撫州三年許自便
七年卒于湖州帝猶念之詔復承宣使給事中陳峴繳
之乃止其子薦文州刺史疑明州觀察使說敗薦亦貶
彬州先是南丹州莫延甚表乞就宜州市馬比橫山省
三十程說在樞筦以聞樞屬有論其不便說不聽說既
貶遂罷其議說又常建議欲郎官卿監通差武臣中書

舍人留正以為不可遂止與右相梁克家議使事不合
克家罷去而說留其竊政權傾大臣類如此

王抃初為國信所小吏金人求海泗唐鄧商秦地議久
不決金兵至遣抃往使許以地易歲貢為歲幣而還乾
道中積官至知閤門事帝親信之金使至議國書禮不
合抃以宰執虞允文命給其使曰兩朝通好自有常禮
使人何得妄生事已牒知對境翌日金使乃進書帝以
為可任遣詣荆襄點閱軍馬淳熙中兼樞密都承旨建

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籍請各募三千人已而殿司輒捕市人充軍號呼滿道軍士乘隙掠取民財帝專以罪殿前指揮使王友直而命抃權殿前司事時抃與曾覿甘昇相結恃恩專恣其門如市著作郎胡晉臣嘗論近習怙權帝令執政趙雄詢其人雄憚抃等乃命晉臣捨抃等指其位卑者數人以對晉臣竟外補校書郎鄭鑑宗正丞袁樞因轉對數為帝言之帝猶未之覺也吏部侍郎趙汝愚力疏抃罪言陛下即位之初宰相如葉顥

等皆懼陛下左右侵其權日夜與之為敵陛下察數年已來大臣還有與陛下左右角是非者否蓋其勢積至此也今將帥之權盡歸王抃矣先是抃給金使取國書及使歸金主誅之嗣歲金使至帝以德壽宮之命為離席受國書尋悔之淳熙八年金賀正旦使至復要帝起立如舊儀帝遽入內抃擅許金使用舊儀見翌日汝愚侍殿上帝不懌數日汝愚因亟攻抃帝遂出抃外祠不復召淳熙十一年以福州觀察使卒

姜特立字邦傑麗水人以父綬恩補承信郎淳熙中累遷福建路兵馬副都監海賊姜大獠寇泉州特立以一舟先進擒之帥臣趙汝愚薦于朝召見獻所為詩百篇除閤門舍人命充太子宫左右春坊兼皇孫平陽王伴讀由是得幸於太子太子即位除知閤門事與譙熙載皆以春坊舊人用事恃恩無所忌憚時人謂曾龍再出留正為右相執政尚闕人特立一日語正曰帝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揆就二尚書中擇一人執政孰可者明

日正論其招權納賄之狀遂奪職與外祠帝念之復除
浙東馬步軍副總管詔賜錢二千緡為行裝正引唐憲
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相不許正復言臣與特立勢難
兩立帝答曰成命已班朕無反汗卿宜自處正待罪國
門外帝不復召而特立亦不至寧宗受禪特立遷和州
防禦使再奉祠俄拜慶遠軍節度使卒熙載亦為平陽
邸伴讀累官至忠州防禦使知閤門事紹熙中卒較之
特立頗廉勤熙載子令雍以恩補承信郎平陽郡王府

幹辦尋充王府內知客小有才王嘗與論春秋褒貶齊
宣王易牛秦穆公悔過事令雍即為三詩以獻王甚愛
重之及即位除知閣門事累遷至揚州承宣使謝事拜
保成軍節度使初賜居第帝親書依光二字賜之至是
復書得閑知止四字以名其堂寶璽歸覃恩進檢校少
保仍轉太尉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宋史卷四百七十

宋史卷四百七十考證

王抃傳金賀正旦使至復要帝起立如舊儀帝遽入內
抃擅許金使用舊儀見翌日汝愚侍殿上帝不懌數
日汝愚因亟攻抃帝遂出抃外祠○

臣宗楷

按貴耳

集孝廟在御北使進國書必起御座三步中貴取進
忽賀正使至殿上去御座數十步必欲屈萬乘親臨
移時不決王抃忽撒起國書云駕興北使失儀而孝
廟喜王抃之機捷據此與本傳所載不同

宋史卷四百七十考證

謹案卷四百六十九第八頁後五行奏請嘉王詣
重華宮問疾刊本請訛讀據監本改

卷四百七十第二十頁後三行憲賜出身為諫議
大夫刊本賜訛贈今改

校對官檢討
監生
徐松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盧應
謄錄監生
臣徐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十九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七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第二百三十

姦臣一

蔡確

吳處厚附

邢恕

呂惠卿

章惇

曾布

安惇

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君子雖多小人用事其象為

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為陽宋初五星聚奎占者以為人才衆多之兆然終宋之世賢哲不乏姦邪亦多方其盛時君子秉政小人聽命為患亦鮮及其衰也小人得志逞其狡謀壅閼上聽變易國是賊虐忠直屏棄善良君子在野無捄禍亂有國家者正邪之辨可不慎乎作姦臣傳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父徙陳確有智數尚氣不謹細行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賄聞轉運使薛何行

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譽韓絳
宣撫陝西見所製樂語以為材薦於弟開封尹維辟管
幹右廂公事維去而確至舊制當庭參確不肯後尹劉
庠責之確曰唐藩鎮自置掾屬故有是禮今輦轂下比
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遂乞解職王安石薦確徙為三
班主簿用鄧綰薦為監察御史裏行王韶開熙河多貸
公錢秦帥郭逵劾其罪詔使杜純鞠治得實安石卻其
牘更遣確確希意直詔逵純獲譴確善觀人主意與時

上下知神宗已厭安石因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
競即疏其過以賈直加直集賢院遷御史知雜事范子
淵浚河之役知制誥熊本按行以為非是為子淵所訟
確劾本附文彥博黜之代為知制誥知諫院兼判司農
寺三司使沈括謁宰相吳充論免役法確言括為近臣
見朝廷法令未便不公言之而私語執政意王安石既
去新法可搖耳括坐黜知宣州開封鞫相州民訟事連
判官陳安民安民令其甥文及甫求援於充之子安持

及甫充壻也確言事關大臣非開封可了遂移御史臺
時獄起皇城卒事多不讎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
之與府獄同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確煅鍊為獄潤甫
均不能制密奏確慘掠諸囚確伺知之即劾二人庇有
罪且詐使吏為使者慮問囚稱冤輒苦辱之帝頗疑其
濫連遣諫官及內侍審直皆怖畏言不冤由是潤甫均
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
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

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
共為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馐舉投其中以杓混
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
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絳出知亳州確代其位確
自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
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吳充數為
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
至代為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

怨而壞之法遂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柄歸中書確說王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爲然故確名為次相實頗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

手而已帝雖以次叙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耻之哲宗立轉左僕射韓縝入相中書用其兩姪為列卿確風御史中丞黃履劾縝始詔三省凡取旨事及臺諫官章疏並執政同進擬不專屬中書蓋確畏失權又復改制也為永裕山陵使靈駕發引之夕不宿於次在道又不扈從還又不丐去御史劉摯王巖叟連擊之言確有十當去在熙寧元豐時寃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

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
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蠲除煩苛確言皆已
所建白公論益不容太皇太后猶不忍即退斥元祐元
年閏二月始罷為觀文殿學士知陳州明年坐弟碩事
奪職徙安州又徙鄧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確
與同列皆在側知狀確自見得罪於世陰與章惇邢恕等
合志邪謀謂珪實懷異意賴已擁護故不得逞確奉使
陵下韓縝白發其端事寢籍籍既失勢愈怨望恕又益

為往來造言識者以為憂未有以發也確在安陸嘗游
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上之以為皆涉譏
訛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天后事以斥東
朝語尤切害於是左諫議大夫張燾右諫議大夫范祖
禹左司諫吳安議右司諫王巖叟右正言劉安世連上
章乞正確罪詔確具析確自辨甚悉安世等又言確罪
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為之地耳遂貶光祿
卿分司南京再責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宰相范純仁左

丞王存坐簾前出語救確御史李常盛陶翟恩趙挺之
王彭年坐不舉劾中書舍人彭汝礪坐封還詞命皆罷
去確後卒于貶所紹聖元年馮京卒哲宗臨奠確子渭
京壻也於喪次中闌訴明日詔復正議大夫二年贈太
師諡曰忠懷遣中使護其葬又賜第京師崇寧初配饗
哲宗廟庭蔡京請徽宗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勲宰相蔡
確之墓賜其家京與太宰鄭居中不相能居中以憂去
京懼其復用而居中王珪壻也時渭更名懋京使之重

理前事以沮居中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其文立石
墓前擢懋同知樞密院事次子莊為從官弟碩贈待制
諸女超進封爵諸壻皆得官貴震當世高宗即位下詔
暴羣姦之罪貶確武泰軍節度副使竄懋英州凡所與
濫恩一切削奪天下快之吳處厚者邵武人登進士第
仁宗屢喪皇嗣處厚上言臣嘗讀史記考趙氏廢興本
末當屠岸賈之難程嬰公孫杵臼盡死以全趙孤宋有
天下二人忠義未見褒表宜訪其墓域建為其祠帝覽

其疏矍然即以處厚為將作丞訪得兩墓於絳封侯立廟始蔡確嘗從處厚學賦及作相處厚通牋乞憐確無汲引意王珪用為大理丞王安禮舒亶相攻事下大理處厚知安禮與珪善論亶用官燭為自盜確密遣達意救亶處厚不從確怒欲逐之未果珪請除處厚館職確又沮之珪為永裕山陵使辟掌牋奏確代使出知通利軍又徙知漢陽處厚不悅元祐中確知安州郡有靜江卒當戍漢陽確固不遣處厚怒曰爾在廟堂時數陷我

今比郡作守猶爾邪會得確車蓋亭詩引郝甌山事乃
箋釋上之云郝處俊封甌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
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滄海揚塵事此蓋時
運之大變尤非佳語譏謗切害非所宜言確遂南竄擢
處厚知衛州然士大夫由此畏惡之未幾卒紹聖間追
貶歙州別駕

邢恕字和叔鄭州陽武人博貫經籍能文章喜功名論
古今成敗事有戰國縱橫氣習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

光呂公著門登進士第補永安主簿公著薦于朝得崇
文院校書王安石亦愛之因賓客諭意使養晦以待用
恕不能從而對其子雱語新法不便安石怒諫官亦言
新進士未歷官而即處館閣開奔競路出知延陵縣縣
廢不復調浮湛陝洛間者七年復為校書吳充用為館
閣校勘歷史館檢討著作佐郎蔡確代充相盡逐充所
用人恕深居懼及神宗見其送文彥博詩稱於確乃進
職方員外郎帝有復用光公著意確以恕於兩人為門

下客亟結納之恕亦深自附託乃為確畫策稍收召名士於政事微有更革自是相與如素交帝不豫恕與確成謀密語宣仁后之姪公繪公紀曰家有白桃著華道書言可療上疾邀與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令希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沖幼宜早有定論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急趨出恕計不行則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鈞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劒士於外須珪

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
恕益無所施猶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哲宗立遷右
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又為公繪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為
高氏異日計后詰之曰汝素不識字誰為之者公繪不
得隱以恕對且上其藁時恕方召試中書遂黜知隨州
改汝襄河陽恕久斥外蓄怒憤間道謁確於鄧緒成前
惡給司馬光子康手書持以取信會確得罪恕亦責監
永州酒紹聖初擢寶文閣待制知青州章惇蔡卞得

政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召為刑部侍郎再遷吏部尚書兼侍讀改御史中丞恕既處風憲遂誣宣仁后有廢立謀引司馬光言北齊婁后宣訓事誅高遵裕之子士京追訟其父在日王珪令其兄士充來謀立雍王遵裕非之又教蔡懋上文及甫私牘為瘦詞歷詆梁燾劉摯云陰圖不軌且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悖名悖使蔡京置獄於同文館組織萬端將悉陷諸人於族罪既而無所得乃已恕內懷猜猾而外持正論嘗於經筵讀寶

訓至仁宗諭輔臣以為人君當修舉政事則日月薄食
星文變見為不足慮恕言仁宗之旨雖合於荀卿書然
自古帝王孰肯自謂不修政事者如此則天變遂廢矣
帝嘉納之數登對惇恐其大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薄
惇屢白其短竟為惇所陷出知汝州未幾徙應天府惇
復撫其曩過移知南安軍徽宗初言者論其矯誣責為
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居均州蔡京當國經營湟鄯以開
邊隙欲使恕立方面之勲起為鄜延經略安撫使旋改

涇原擢至龍圖閣學士恕乞築蕭關采其里人許彥圭
車戰法為淺攻計又欲使熙河造船直抵興靈以空夏
國巢穴其謀皆迂誕轉運使李復言恕所為類兒戲不
可用帝亦燭其妄京力主之已而夏人寇鎮戎欲趨渭
州警奏至京師日五六京懼始徙恕太原連徙永興潁
昌真定尋奪職久之復顯謨閣待制卒年七十恕本從
程門得游諸公間一時賢士爭與之交恕善為表襮蚤
致聲名而天資反覆行險冒進為司馬光客即陷光附

章惇即背惇至與三蔡為腹心則之死弗替上謗母后

下誣忠良幾於禍及宗廟建炎元年與蔡確同追貶而
惇為常德軍節度副使子居實僚居實有異材八歲為
明妃引黃庭堅晁補之張耒秦觀陳師道皆見而愛之
從惇守隨作南征賦蘇軾讀之歎曰此足以藉手見古
人矣卒時年十九有遺文曰呻吟集僚及惇在時為司
農丞靖康初至少卿奉詔館金國使是時肅王使韓里雅
布軍為所質朝廷議亦留其使以相當於是踰月不遣

都管趙倫燕人也性猾獍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倂曰
金國有余覩金吾者尚領契丹精銳甚衆貳於金人願
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酋倂以聞大臣信之既為賜余
覩詔書授倫納衣領中厚與倫金帛倫獻其書尼堪尼
堪大怒以聞金主報令深入攻討遂復提兵南下倂時
出知岳州詔責其始禍削籍停官既而京闕失守云
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父璿習吏事為漳浦令縣
處山林蔽翳間民病瘴霧蛇虎之害璿教民焚燎而耕

害為衰止通判宜州儂智高入寇轉運使檄璫與兵會
或勸勿行不聽將二千人躡賊後以往得首虜為多為
開封府司錄鞫中人史志聰役衛卒伐木事更多為之
地璫窮治之志聰以謫去終光祿卿惠卿起進士為真
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
寧初安石為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於帝曰
惠卿之賢宜特令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
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為

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
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司馬光諫
帝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
為安石賢而懷不閑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
之故天下并指為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
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
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
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

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會
惠卿以父喪去服除召為天章閣侍讀同修起居注進
知制誥判國子監與王雱同修三經新義又知諫院為
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上書
留之安石力薦惠卿為參知政事惠卿懼安石去新法
必搖作書徧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
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為之廢法故安石之政守之益
堅議罷制科馮京爭之不得弟升卿無學術引為侍講

又用弟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供首實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鷄豚亦徧抄之隱匿者許告而以貲三之一充賞民不勝其困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使結甲赴官不遺一人上下騷動鄭俠疏惠卿朋姦壅蔽惠卿怒又惡馮京異己而安石弟安國惡惠卿姦諂面辱之於是乘勢併陷三人皆獲罪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為韓絳為相不能制請復用安石安石至猶與共事御史蔡承禧論

其惡鄧綰又言其兄弟強借秀州富民錢買田出知陳州久之以資政殿學士知延州始陝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為軍每戰則以蕃部為先鋒而漢兵城守伺便乃出戰惠卿始合之為一先蒐補守兵而出其選以戰隨屯置將具條約上之邊人及議者多言不可路都監高永亨老将也爭之力奏斥之蕃部屈全也將入寇惠卿以近世帥臣多養威持重乃將牙兵按邊啟師于東郊遂趨綏德抵無定河歷十有八日而還俄丁母憂詔於本

奉外特給五萬惠卿更請添支萬五千御史劾之將下揚州取奉歷帝曰惠卿固貪冒然嘗為執政治之傷體姑責以義可也但削其誤奉惠卿猶自辨御史又論其方居喪不應有言詔勿問元豐五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入見將使仍鎮鄜延惠卿云陝西之師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要在大為形勢而已帝曰如惠卿言是為陝西可棄也宜宜委以邊事數其輕躁矯誣之罪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哲宗即位勅疆吏勿侵擾外界

惠卿遣步騎二萬襲夏人於聚星泊斬首六百級夏人
遂寇鄜延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於時懇求散地於
是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姦曰惠卿懷張湯之辨詐有盧
杞之姦邪詭變多端敢行非度王安石強佞傲誕於吏
事宜無所知惠卿指撚教導以濟其惡又興起大獄欲
株連蔓引塗污公卿賴先帝仁聖每事裁抑不然安常
守道之士無噍類矣安石於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師之
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及勢力相軋化為敵讐發其

私書不遺餘力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昔呂布事
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
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故曹操桓玄終畏而誅
之如惠卿之惡縱未正典刑猶當投畀四裔以禦魑魅
中丞劉摯數其五罪以為大惡乃貶為光祿卿分司南
京再責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
制備載其罪於訓詞天下傳訟稱快焉紹聖中復資政
殿學士知大名府加觀文殿學士知延州夏人復入寇將

以全師圍延安惠卿修米脂諸砦以備寇至欲攻則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即拔柵去遂陷金明惠卿求詣闕不許以築威戎威羌城加銀青光祿大夫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易節鎮南因曾布有宿憾徙為杭州而用范純粹帥延治其上功罔冒事奪節度布去位復武昌節度使知大名數歲又以上表引喻失當還為銀青光祿大夫令致仕崇寧五年起為觀文殿學士

知杭州坐其子淵聞妖人張懷素言不告淵配沙門島
惠卿責祁州團練副使安置宣州再移廬州復觀文殿
學士為醴泉觀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始惠卿逢
合安石驟致執政安石去位遂極力排之至發其私書
於上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惠
卿所誤也雖章惇曾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不取引
入朝以是轉徙外服訖於死云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父俞徙蘇州起家至職方郎

中致仕用惇貴累官銀青光祿大夫年八十九卒惇豪雋博學善文進士登名恥出姪衡下委勅而出再舉甲科調商洛令與蘇軾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臨絕壁萬仞橫木其上惇捐軾書壁軾懼不敢書惇平步過之垂索挽樹攝衣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彩不動軾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召試館職王陶劾罷之熙寧初王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為編修三司

條例官加集賢校理中書檢正時經制南北江羣蠻命
為湖南北察訪使提點刑獄趙鼎言峽州羣蠻苦其酋
剝刻謀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言南北江羣蠻歸化朝
廷遂以事屬惇惇募流人李資張竑等往招之資竑淫
于夷婦為酋所殺遂致攻討由是兩江扇動神宗疑其
擾命安石戒惇勿輕動惇竟以三路兵平懿治鼎州以
蠻方據渾之梅山遂乘勢而南轉運副使蔡熾言是役
不可亟成神宗以為然專委於熾安石主惇爭之不已

既而熒得蠻地安石恨熒沮惇乃薄其賞進惇修起居
注以是兵久不決召惇還擢知制誥直學士院判軍器
監三司火神宗御樓觀之惇部役兵奔救過樓下神宗
問知為惇明日命為三司使呂惠卿去位鄧綰論惇同
惡出知湖州徙杭州入為翰林學士元豐三年拜參知
政事朱服為御史惇密使客達意於服為服所白惇父
冒占民沈立田立遮訴惇惇繫之開封坐二罪罷知蔡
州又歷陳定二州五年召拜門下侍郎豐稷奏曰官府

肇新而惇首用非稽古建官意稷坐左遷諫官趙彥若
又疏惇無行不報哲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宣仁后聽政
惇與蔡確矯倡定策功確罷惇不自安乃駁司馬光所
更役法累數千言其略曰如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
日害若役法則熙寧之初遽改免役後遂有弊今復為
差役當議論盡善然後行之不宜遽改以貽後悔呂公
著曰惇所論固有可取然專意求勝不顧朝廷大體光
議既行惇憤恚爭辨簾前其語甚惇宣仁后怒劉摯蘇

轍王覲朱光庭王巖叟孫升交章擊之黜知汝州七八
年間數為言者彈治哲宗親政有復熙寧元豐之意首
起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述為國
是凡元祐所草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
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
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至詆宣仁
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斷
其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愜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識者

知禍之未弭也遂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中僱乳媪事又以文及甫誣語書導蔡渭使告劉摯梁燾有逆謀起同文館獄命蔡京安惇蹇序辰窮治欲覆諸人家又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寃之惇用邢恕為御史中丞恕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主立子常山王演託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

誘高士京上書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
彌留之際王珪遣高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
我叱士充去之皆欲誣宣仁后以此實之惇遂追貶司
馬光王珪贈遵裕奉國軍留後結中官郝隨為助欲追
廢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
隨覘知之密語惇與蔡卞明日惇卞再言哲宗怒曰卿
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惇卞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
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秘獄託以

左道廢居瑤華宮其後哲宗頗悔乃歎曰章惇壞我名

節惇又結劉友端相表裏請建劉賢妃於中宮初神宗用王安石之言開熙河謀靈夏師行十餘年不息迨間永樂之敗神宗當宁慟哭循致不豫故元祐宰輔推本其意專務懷柔外國西夏請故地以非要害城砦還之惇以為蹙國棄地罪其帥臣遂用淺攻撓耕之說肆開邊隙絕夏人歲賜進築汝遮等城陝西諸道興役五十餘所敗軍覆將復棄青唐死傷不可計知天下怨已欲

塞其議請詔中外察民妄語者論如律優立賞避告訐之風浸盛民有被酒狂譌者詔貸其死惇竟論殺之用刑愈峻然不能遏也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惇厲聲曰以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則申王當立皇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惇尚欲言知樞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皇太后決策立端王是為徽宗遷惇特進封申國公為山陵使靈輦陷澤中踰宿而行言者劾其

不恭罷知越州尋貶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
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后又貶雷州司戶參軍初
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奪民
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至是惇問舍于是
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徙睦
州卒惇敏識加人數等窮凶稔惡不肯以官爵私所親
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為校書郎餘皆隨牒東銓仕
州縣訖無顯者妻張氏甚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屬

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政和中追贈觀文殿大學士紹興五年高宗閱任伯雨章疏手詔曰惇詆誣宣仁后欲追廢為庶人賴哲宗不從其請使其言施用豈不上累泰陵貶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於朝詔下海內稱快獨其家猶為辨誣論見者哂之

曾布字子宣南豐人年十三而孤學於兄輩同登第調

宣州司戶參軍懷仁令熙寧二年徙開封以韓維王安
石薦上書言為政之本有二曰厲風俗擇人才其要有
八曰勸農桑理財賦興學校審選舉責吏課叙宗室修
武備制遠人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見論建合意授
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皆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
書五房凡三日五受敕告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保
甲農田之法一時故臣及朝士多爭之布疏言陛下以
不世出之資登延碩學遠識之臣思大有為於天下而

大臣玩令倡之於上小臣橫議和之於下人人窺伺間隙巧言醜詆以譁衆罔上是勸沮之術未明而威福之用未果也陛下誠推赤心以待遇君子而厲其氣奮威斷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曉然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則何為而不可何欲而不成哉布欲堅神宗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使毋敢言故驟見拔用遂修起居注知制誥為翰林學士兼三司使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神宗頗悟布遂為安石條析而駁之持之愈

固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判官呂嘉問市易倍克之
虐大槩以為天下之財匱乏良由貨不流通貨不流通
由商賈不行商賈不行由兼并之家巧為擢抑故設市
易於京師以售四方之貨常低卬其價使高於兼并之
家而低於倍蓰之直官不失二分之息則商賈自然無
滯矣今嘉問乃差官於四方買物貨禁客旅無得先交
易以息多寡為誅賞殿最故官吏牙駟惟恐裒之不盡
而息之不夥則是官自為兼并殊非市易本意也事下

兩制議惠卿以為沮新法安石怒布遂去位惠卿參大
政置獄舉劾黜布知饒州徙潭州復集賢院學士知廣
州元豐初以龍圖閣待制知桂州進直學士知秦州改
歷陳蔡慶州元豐末復翰林學士遷戶部尚書司馬光
為政諭令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
已手若令遽自改易義不可為元祐初以龍圖閣學士
知太原府歷真定河陽及青瀛二州紹聖初徙江寧過
京留為翰林學士遷承旨兼侍讀拜同知樞密院進知

院事初章惇為相布草制極其稱美冀惇引為同省執政惇忌之止薦居樞府故稍不相能布贊惇紹述甚力請甄賞元祐臣庶論更役法不便者以勸敢言惇遂興大獄陷正人流貶鐫廢略無虛日布多陰擠之掖庭詔獄成付執政蔽罪法官謂厭魅事未成不當處極典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衆皆瞿然於是死者三人惇以士心不附詭情飾過薦引名士彭汝礪陳瓘張庭堅等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諡勿毀墓什碑布以為無

益之事又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
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其意蓋欲
傾惇而未能會哲宗崩皇太后召宰執問誰可立惇有
異議布叱惇使從皇太后命徽宗立惇得罪罷遣中使
召蔡京鑠院拜韓忠彥左僕射京欲探徽宗意徐請曰
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徽宗曰
專任一相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曾肇
草制拜布右僕射其制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忠彥雖

居上然柔懦事多決於布布猶不能容時議以元祐紹
聖均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乃改元建
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去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
說明年又改元崇寧召蔡京為左丞京與布異會布擬
陳佑甫為戶部侍郎京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奈何
使宰相私其親布壻陳廸佑甫子也布忿然爭辨久之
聲色稍厲溫益叱布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徽宗不悅
而罷御史遂攻之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京積憾

未已加布以贓賄令開封呂嘉問逮捕其諸子鍛鍊訊鞫誘左證使自誣而貸其罪布落職提舉太清宮太平州居住又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又以嘗薦學官趙諗而諗叛責散官衡州安置又以棄湟州責賀州別駕又責廉州司戶凡四年乃徙舒州復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大觀元年卒于潤州年七十二後贈觀文殿大學士諡曰文肅

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上舍及第調成都府教授上書

論學制召對擢監察御史哲宗初政許察官言事諫議大夫孫覺請汰其不可者詔劉摯推擇罷惇為利州路轉運判官歷夔州湖北江東三路紹聖初召為國子司業三遷諫議大夫章惇蔡卞造同文謗獄使蔡京與惇雜治二人肆其忤心上言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交通陳衍之徒變先帝成法懼陛下一日親政必有欺君之誅乃密為傾搖之計於是疎隔兩宮斥隨龍內侍以去陛下之腹心廢顧命大臣以翦陛下之羽翼縱釋

先帝之所罪收用先帝之所棄無君之惡同司馬昭之心擅事之迹過趙高指鹿為馬比詢究本末得其情狀大逆不道死有餘責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惇京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耳帝為誅衍錮摯燾子孫遷御史中丞劉后之受冊也百官伏衛陳于大廷是日天氣清晏惇魏立班中倡言曰今日之事上當天心下合人望朝士皆笑其姦佞又鞫鄒浩事檄廣東使者鍾正甫攝治之于新州士大夫或千里會逮踵蹇序辰初議閱訢

理書牘被禍者七八百人天下怨疾為二蔡二惇之謠
徽宗雅惡之鄒浩還朝惇言浩若復用慮彰先帝之失
帝曰立后大事也御史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之何為
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請曰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
往之善惇乃詿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
始乃以寶文閣待制知潤州尋放歸田里蔡京為相復
拜工部侍郎兵部尚書崇寧初同知樞密院卒贈特進
長子郊後坐指斥誅流其次子邦於涪而追貶惇單州

團練副使其祀遂絕人以為惇平生數陷忠良之報云

宋史卷四百七十一

宋史卷四百七十一考證

蔡確傳左諫議大夫張燾右諫議大夫范祖禹左司諫
吳安議右司諫王巖叟右正言劉安世連上章乞正
確罪○臣浩按張燾當作梁燾梁燾本傳云蔡確作

詩怨謗燾與劉安世交攻之是也若張燾乃真宗時
人與此無涉又按談圃載此事亦云梁燾而吳安議
則云吳安詩

宋史卷四百七十一考證